

《桂胜》《桂故》定稿本的发现及意义^{*}

杜海军 闫 春

《桂胜》、《桂故》，明万历十五至十六年间张鸣凤奉时任两广总督刘继文旨意编撰，临桂令何太庚刊刻^①。记载宋及宋之前发生在桂林的先政先献事迹和摩崖诗文及游客题名，是研究唐宋文化的重要文献，在地志类文献中颇具影响力。四库馆臣以为“董斯张《吴兴备志》、朱彝尊《日下旧闻》即全仿其体例，于地志之中最为典雅”，又说“在明代輿记之中，于康海《武功志》、韩邦靖《朝邑志》外，自为别调，可以鼎立而三，他家莫之逮也……详人所略，略人所详，其书乃博赡而有体，是又鸣凤创例之微意欤？”^②肯定了《桂胜》、《桂故》的独特价值与地位。其实，当时人已多推许，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《报张羽王书》说：“《胜》、《故》二集精核简雅，成一家言，八桂自此重于三都。日坐山斋而诵之，有若身同古人容与啸咏其境，何止神游！”^③

此书成于万历己丑（1589），刊布于万历庚寅，也就是成书的次年。人们可以见到的版本约有明刊本、清刊本和清抄本。明刊本均为万历庚寅刊本，可见三本：一是国图藏残《桂胜》十六卷附《桂故》八卷本；二是国图藏残《桂胜》十六卷本；三藏上海图书馆《桂胜》十六卷残存四卷本。清代抄本和刊本有四库全书《桂胜》四卷附《桂故》八卷本；《古学汇刊》收《桂胜》四卷本；上海图书馆《桂胜》清抄本前四卷，桂林博物馆《桂故》八卷本等。总起来看，凡今所能见到的《桂故》多为全本，而《桂胜》所见无论明或清本，皆有程度不同的残缺。另外就是本文将谈到的《韶宋楼藏书志》卷三三著录的《桂胜》十六卷附《桂故》八卷之“嘉靖刊本”^④。《韶宋楼藏书志》所云嘉靖刊本显属错误，因《桂胜》、《桂故》成书在万历，不可能有嘉靖刊本，此到底是个什么本子呢？从

^{*}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《桂林石刻总集辑校》成果。并获广西特聘专家专项经费资助。

①张鸣凤：《桂胜序》，《桂胜》万历己丑抄本。刘继文：《桂胜序》，《桂胜》万历庚寅刊本。

②永瑢等撰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七十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618页。

③吴国伦撰：《甌甌洞稿续稿》卷十五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影印万历本。

④陆心源：《韶宋楼藏书志》卷三十三，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一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8页。

著录于《皕宋楼藏书志》看,会不会到了日本静嘉堂呢?适逢闫春博士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,遂专程到静嘉堂一探,果然发现《桂胜》、《桂故》(以下称“皕宋楼本”)在焉,遂即将其复印归国。

皕宋楼本《桂胜》十六卷,《桂故》八卷,两种合装三册。上册 124 页,书根书“桂胜十六卷,张鸣凤”,包括《桂胜》卷一至八;中册 101 页,书根书“桂胜”,包括《桂胜》卷九至十六;下册 110 页,书根书“桂故八卷,张鸣凤”,包括《桂故》卷一至八。三册书宽 174 毫米,高 270 毫米。半页九行,行十六字。竹纸。书品宽大,品相完好,纸张统一,系抄本,抄写字迹统一。经全面研究发现,此本虽没有明确抄写时代和抄者标识,但从作者的序言落款等方面看,基本可以断定系作者定稿本。所以认定其为定稿本,是我们做了以下方面考查得出的结论:

我们要肯定皕宋楼本为定稿本,首先需落实其为明抄本。是书收藏流传有序,今见《桂胜》、《桂故》从皕宋楼流入静嘉堂,有静嘉堂藏印;皕宋楼当从南昌彭氏元瑞购入,《桂胜》、《桂故》序言首页各钤有“南昌彭氏”、“知圣道斋藏书”,“遇者善读”三藏书印。彭元瑞为乾隆时人,曾参与四库全书的修纂,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此本出于乾隆年间或之前。继以讳字考证,皕宋楼本不避“猺”字,如《桂故》第五卷《先政下》“张栻”条有“猺与诸夷”,清抄本一般避“猺”作“猺”。不避“虏”字,《桂故》第五卷《杂志》《平蛮碑》有“驱虏稚艾”,清抄本通常讳“虏”作“掳”字。《四库全书》本“北虏”通常作“北兵”等。不避清讳如康熙讳“玄”与乾隆讳“曆”等。这些可以让我们肯定其出于清前无疑。

皕宋楼本每遇指代明朝的“明”字、“朝”字、“国”字,必抬格处理。如《桂故》卷七“漓山人曰”一段“乃我明”一句,“明”字另起行,“我朝”一句,“朝”字另起行。于“明”字、“朝”字示敬,便可知为明代抄写。“国”字也抬格,如《桂故》第八卷“漓山人曰”文末“国初死元事”的“国”字另起行。皕宋楼本还不避明光宗朱常洛讳“常”、“洛”等字。明末避讳甚严,可见书出光宗之前,那就必是万历无疑了。

再来研究皕宋楼本为稿本的问题。我们将皕宋楼本与明万历庚寅刊今存残本比较,就大的框架而言,皕宋楼本非常完整。皕宋楼本《桂胜》、《桂故》各有目录,有凡例,有序言,有跋语。就行文而言,抄写甚是细腻,体例完备,内容齐全,抄写格式统一,看得出是一个十分完善的抄本,但在书稿上还有个别更改处。更改的内容分两类,一是行文前后排列次序的更改。如《桂胜》主要是录宋及以前出现在桂林各个岩洞或石壁上的摩崖诗文或题名,从现行刊本来看,这些诗文或题名,大致是根据时代先后进行排列。我们在皕宋楼本看到几则次序更改的作者说明,即卷七《龙隐山·题名》绍兴乙丑(1145)“建安陈杲景初”条,原列在元丰二年(1079)四月二十日“南丰曾布”一文后,皕宋楼本在“建安陈杲景初”条后批注说“此条在元寿携家(绍兴丙寅,1146)前”,又在绍兴五年(1135)三月“少隐置酒”条后批注说“此后入前建安陈杲一条”(调整后的排次恰就是今存万历庚寅刊本的位置),而且批注得非常确切,唯恐有

不明白至错乱处。二是细微处的字句改动,有增补,有校正,有补了又撤者。为了让大家尽可能多地了解稿本的信息,我们做了详细的记录:

增补者:第一卷《独秀山》条“读书岩在独秀峰下”补“峰”字;“而可不及此乎”补“及”字。第三卷《雉山》“岂昔人游览”补“岂”字。第四卷《南溪山》“有岩曰泗洲”补“曰”字。第五卷《伏波山》“先南宮自作小象”补“作”字。第六卷《七星山》“其他烟堂雾室”补“雾”字;“不缘过去行方便”补“方”字;“范至能……率祝元将”补“祝”字;“提点刑狱尚用之”补“刑狱”二字。第七卷《龙隐山》“嘉祐三年九月受命来岭外”补“受”字;“神剌地设者耶”补“耶”字。第八卷《屏风山》“宋张孝祥”条“仄径通乳穴”补“通”字。第十卷《宝积山》“铃辖供备库使李继明”补“铃”字。第十一卷《隐山潜洞山西山》“盆色如玉”补“盆”字;《隐山六洞记》“可坐数十人”补“坐”字;“转运使沈起……治平丁未仲冬”补“仲”字。第十五卷《尧山辰山穿山琴潭山望夫山附》“山有庙”补“山”字。第十六卷《漓江阳江南溪弹丸溪皆家洲朝宗渠附》“彦弼敬复公曰”补“公”字;“鸟奔……而乱勘”补“勘”字;“前韦舍人瑾创造”补“造”字;“风流敏妙”补“风”字。

《桂故》第三卷《先政上》“漓山人曰”条“其文采皆可照耀岩壑”补“岩壑”二字。《桂故》第四卷《先政中》“刘恕”条“尽其书而去”补“去”字;“关杞”条“提刑余藻与其同时人”补“与”字;“蔡恹”条“提点刑狱尚用之”补“刑狱”二字。《桂故》第五卷《先政下》“刘昉”条“闻复帅湖南”补“帅”字;“范成大”条“不得其归”补“其”字;“方信孺”条“吾何得此为”补“吾”字;“张金(当为张釜)”条“为转运使时”补“时”字;“吕师夔”条“吕与朱”补“与”字。第六卷《先献》“采山入水”补“入”字;《宋》“有诏师广西赵公”补“西”字;“漓山人曰”条“其精光虽与天地敝”补“光”字。第八卷《杂志》、《平蛮颂》“武阳县”补“县”字;《平交趾纪》“甲洞申绍泰”补“绍”字;《桂州瘞宜贼首级记》“集贤杜公杞为转运按察使”,补“按察”二字。

校正者:如第一卷《独秀山》条“岩前故有五咏台”,稿本改“台”为“堂”。第二卷《漓山》条《题名》赣曾原一“咏南轩遗稿”,稿本改“稿”为“篇”。“漓山人曰”“又不特铭水月、轩车崖已也”,稿本改“车”为“云”。第三卷《雉山》《题名》“鼓次云”,稿本改“鼓”为“彭”;“凌顥禹”,稿本改“禹”为“顥”;“漓山人曰”、“士大夫舟舟”,稿本改“舟舟”为“轻舟”。第五卷《伏波山》《题名》“滕颜卿”,稿本改“卿”为“真”。第六卷《七星山》“裹粮深入而行”,稿本改“入”为“涉”;《玄风洞》《诗》李彦弼“文英子建声华煜”,稿本改“煜”为“烜”;“稟分何能愧圭撮”,稿本改“愧”为“塊”;《文》柳开《铭井序》“其何如期”,稿本改“期”为“斯”;《弹丸山》《题名》“莆陈陈仲说”,稿本改“莆陈”为“莆阳”。第七卷《龙隐山》“并薄青冥”稿本改“冥”为“旻”;《诗》“张田”条“丁巳上巳重游”,稿本改“丁巳”作“丁未”;《题名》“集贤县张頔”,稿本改“县”作“院”;“若遇宗理”,稿本改“遇”作

“愚”；“古原田永叔”，稿本改“叔”作“年”；“绍兴改元十月吉日”，稿本改“绍兴”作“绍熙”；“河内李曾伯……中潮来游”，稿本改“中潮”为“中澣”。第八卷《屏风山》《文》“昔柳子厚为裴中立”，稿本改“裴中立”作“裴中丞”；“漓山人曰”条“山”字原作“重”字的上半部，稿本改为“山”字。第九卷《叠彩山》“风土记”条“前使元常侍叟”，稿本改“𠂔”为“晦”。第十卷《宝积山》“宝积两岩洞分寺”，稿本改“寺”作“市”。第十一卷《虞衡志》云“先至南湖”，稿本改“南湖”为“南华”。第十一卷《文》《隐山六洞记》“凿穴而登”，稿本改“登”为“望”；“其一源自蒙象”，稿本改“象”为“溪”；“招阳山三大篆书”，稿本改“招阳”为“招隐”；《潜洞》《题名》“天台王清叔叔客”，稿本改“王清叔叔客”为“王清叔约客”。第十二卷《中隐山》《诗》“鄱阳朱良弼国转”，稿本改“国转”为“国辅”；《文》《张公洞记》“岩空二十有一”，稿本改“空”为“洞”。第十四卷《虞山》《文》《祭器碑记》“颍川陈川”，稿本改“陈川”为“陈公”；“具奏一闻”，稿本改“奏”为“表”；“三献得宜”，稿本改“宜”为“仪”。第十五卷《尧山辰山穿山琴潭山望夫山附》、《辰山》、《欧阳味异寄示顷年所和简寄玉牡丹诗悲怆之余复用元韵诗二首》“诗后序云……余为桂林治中寿□主簿桂簿”，稿本改“主簿桂簿”为“主临桂簿”；《望夫山》题名“为终日之乐”，稿本改“乐”为“集”。第十六卷《漓江阳江南溪弹丸溪訾家洲朝宗渠附》、《九日陪廉使卢端公宴东楼序》“奉命为府”，稿本改“府”为“序”；《湘南楼记》“平开七皇之秀峰”，稿本改“皇”为“星”；《訾家洲记》“水之中曰訾家之洲”，稿本改“家”作“氏”；“于是厚实居氓”，稿本改“实”为“货”；“苞漓水”，稿本改“水”为“山”；“列星中布”，稿本改“中”为“下”；“朝宗渠”条“准敕置令”，稿本改“置”为“著”；“近岁于桥筑掘得石记”，稿本改“筑”为“旁”；“迄工六月”，稿本改“月”为“旬”；“因采范石湖记”，稿本改“记”为“诗”；“泛绿阁”，稿本改“绿”为“渌”；《八桂堂记》“谓公雍容坐镇”，稿本改“坐镇”作“燕衍”；“虽山季沦之醉习家”，稿本改“家”为“池”；“销患于萌”，稿本改“于”为“未”；“建公桂之意”，稿本改“公桂”为“八桂”；“漓山人曰”，“城据之以险”的“据”字，原字残缺，稿本改作“据”字。

《桂故》第四卷《先政中》“李师中”条“物民靡不寿”，稿本改“物”作“万”；“程邻”条“声绵斗南”，稿本改“绵”作“缠”；“漓山人曰”条“要在保明”，稿本改“明”作“民”；“李彦弼”条“又曾与曹迈云玄风洞”，稿本改“云”作“游”。第五卷《先政下》“董棻”条“李令叔”，稿本改“叔”作“升”；“范成大”条“遗骸委骸”，稿本改“委骸”作“委骼”；“有以安之归”，稿本改“之”作“而”；“郑丙”条“性劲直”，稿本改“直”作“特”；“柯梦德”条“桂人是爱”，稿本改“爱”作“忧”；“许子绍”条“洪氏传笔”，稿本改“传”作“随”；“董槐”条“濠州人远人”，稿本改“人远人”作“定远人”；“赵师恕”条“官知参知政事”，稿本改“官知”作“官至”；“李曾伯”条“广西制置司”，稿本改“司”作“使”；“往坐元兵”，稿本改“往”作“后”；“杨允恭”条“吴颖移湖南”，稿本改

“吴”作“胡”；“吕师夔”条“刑部侍书”，稿本改“侍”作“尚”；“漓山人曰”条“不器之乃儒雅”，稿本改“乃”作“以”；“驱士民而战”，稿本改“士民”作“市民”。第六卷《先献》“阖境晏利”，稿本改“利”作“清”；“约居有裕”，稿本改“居”作“己”。第八卷《杂志》《平蛮碑》“英才遂节”，稿本改“节”作“集”；《平交趾纪》“者有益于根本”，稿本改“者”作“其”。

补了又撤者：《桂胜》第四卷“南溪山”、“东南诸岩”条在四字中间补“岩”，又划去。《桂故》第五卷《先政下》“漓山人曰”条“意者其道或在此乎”，“或”字补上又划去。第六卷《先献》“易镇宝婺”、“宝”字前补“委”，又划去；《桂州瘞宜贼首级记》“于是桂之官吏”，“于是”二字间补“于”，又划去。第十一卷《隐山潜洞山西山》、《文》、《新开隐山记》“若蟠蛟蜃”，“若”前补“若”，又划去。

我们还发现韶宋楼本较万历庚寅刊本有多出者，也有欠缺处。

韶宋楼本较万历庚寅刊本多出者，有《桂胜凡例五条》。凡今国内所见《桂胜》无论抄本校本明本清本，皆无此文。因其仅见，特引如下：

一 诸山环桂内外，于城密迹，故谨志之。即甘岩虽见纪于唐贤，今不及，以其远也。

一 桂本山国，山难具载，故断以文字诸无。旧刻虽赵夔歌友虚秀，亡庸录次。

一 诸山各自为卷，以其突起特立，本无附丽。即岩洞虽多，骈属一体，不敢妄为。

一 诗文而外具书题名，以前贤用意在于焉，盖流光易迈，盛名难延，不假名山，何可长也？识其意，故重其事。

一 诸山文字董载唐、宋，以年代渐远，壁镂多灭，故亟取志之。若无与我明，请俟来哲。

这些内容当是万历庚寅刊刻时手民漏刻或者流传过程中刊本的残缺，不论。

韶宋楼本较万历庚寅刊本少者：一是少刘继文、蔡汝贤二人万历庚寅年分别为《桂胜》作的序言；二是少《桂胜》第四卷后的“庚寅仲春漓山人识”文一段；三是第十一卷《潜洞》《诗》条少刘颖及张维、滕序唱和诗共三首。四是《桂故》卷三《先政上》李渤条少“涉有诗名，曾至桂省渤。其弟淑，渤亦有《喜再至歌》”十九字。韶宋楼本少于万历庚寅刊本者，可能是张鸣凤将《桂胜》、《桂故》誊清后刊刻期间又临时有所增补，这一点不难证明。如《桂胜》第四卷末尾增加的“庚寅仲春漓山人识”一段说“顷得元《志》，乃知此铭渤仲兄涉所制，郡新《志》谬以为渤，而余不之改，抑以见日者揽笔时设疑非妄，新《志》之不可尽信”。讲明了刊刻前对李渤、李涉兄弟《铭》文著作权曾有疑问，而最终刊刻时获得新资料后的确认。又，《桂故》卷三《先政上》“莫休符”条，韶宋楼本抄写时对于莫休符的说明是“不知何所人”，而庚寅刊本既刊作“封州开建人”。这些都属于后出转精的情况。

从韶宋楼本多出与欠缺的内容,可以进一步印证韶宋楼本成于明万历庚寅刊本之前,万历己丑九月张鸣凤作成《书桂胜后》一文之后。我们知道一部书的刻版绝对不是一件三两天可以完成的事,张鸣凤的序写于万历己丑七月,跋作在万历己丑九月,前后相差已有两月时间,而刘继文、蔡汝贤两序已是次年春天,其间有新见,遂做少量增补也是正常的。

综上所述,笔者以为韶宋楼本基本可以确认是定稿了。从韶宋楼本《桂胜》、《桂故》的更正我们看到,每一处更改的形式抄写都非常地小心谨慎,无丝毫潦草之处,与原摩崖相校,皆为正确。又明刊本与韶宋楼本改过之处的文字完全相同,差别处未见。且改动的数量对于一部书稿而言可以说已经很少,特别是在使用毛笔的时代,书写甚为不便,如此情形,不是可以被视为誊清稿吗?又此本抄写甚有规矩:先是序言,后是目录,再是凡例,接着是正文。正文的抄写每卷顶格,卷下标题低卷次一格,正文低卷次名一格,作者的辨析文字又低正文一格。加上张鸣凤己丑九月的跋文距蔡汝贤庚寅春的序文时间已甚近,所以又可以说极似刊刻依据的稿本,也就是定稿了。

然此定稿本是谁抄写的呢?韶宋楼本以“靖”抬格示敬。如《桂胜》卷一“为靖江宫殿”、“今靖江诸王”等句的“靖”字。“靖”字抬格,或许是因为桂林的靖江府之故。张鸣凤世居漓山下,为桂林人,以此示敬如明人将“明”字示敬是一个道理,在情理之中。多处相互印证,已可定为明万历间抄本无疑。张鸣凤万历己丑序中说“日就手写所得次之”,可知此本抄手即张鸣凤本人。另外,在此稿本中我们看到还有些与通行避讳不相干的,比如写宋代年号“天禧”皆讳作“天禧”,这显然是私人或家族讳。讳“禧”字使我们想起曾经是靖江王府内承奉司内使张法禧。张法禧正统四年(1439)葬桂林尧山(有地券可证),距张鸣凤作《桂胜》时已150年之久。张鸣凤有可能就是张法禧的后人,因此为张法禧而讳,这是推测。又,《桂胜》、《桂故》还避讳“忠”字,凡“吕愿忠”皆作“吕愿中”未知讳谁,愿方家赐教,这或许又可为张鸣凤抄说添力。

说到韶宋楼本属于定稿本还要澄清另一个“明人手书原本”的说法。

《古学汇刊》载有《桂胜》四卷,《古学汇刊书目提要九》著录“《桂胜》四卷,旧抄本……前四卷为《桂胜》,志概也,后八卷志故实也。按后八卷名曰《桂故》,已佚……旧抄,小字绝工,盖为明人手书原本”^①。那么《古学汇刊》所载《桂胜》的原本是明抄本吗?非也。《古学汇刊》所云四卷本,其实是由《桂胜》十六卷残本缩写而成。此本前有刘继文序、蔡汝贤序、张鸣凤序,而无张鸣凤《书桂胜后》跋文。这是书贾作伪的、出现在同治间的一个不知所据的本子。

说其书贾作伪,我们考查《古学汇刊》本《桂胜》四卷,虽然从衔接形式上大致是比较完整的,但仔细研究不难发现作伪的痕迹。一是将《桂胜》张鸣凤的自序落款日期“万历己丑”改为“万历乙酉”(不可能是乙酉。乙酉系万历十

^①缪荃孙、邓实编:《古学汇刊》第四册,广陵书社,2006年,第2059页。

三年,据《广西通志》卷五十三记载,刘继文万历十五年,也就是丁亥年方任广西巡抚,十六年(戊子,1588)以侍郎兼右佥都任广西总督。刘继文的《桂胜》序文也不难考出此时间。前面我们已说到张鸣凤编撰《桂胜》、《桂故》受刘继文之托,自然是在刘继文巡抚广西之后)。二是《桂胜》刘继文序言对《桂胜》、《桂故》的描述本是“凡二十有四卷,前十六卷为《桂胜》,志胜概也”。而《古学汇刊》本刘序为“凡一十有二卷,前四卷者《桂胜》志概也”,差了十二卷,显系篡改。其实,经我们深入研究发现,作伪者功夫做的并不彻底,如张鸣凤自序仍然遗留下了原来的“凡十六卷,因名《桂胜》”之说,与作伪的刘继文序“四卷”说矛盾。再仔细研究,我们看到其间有大量脱文都被作伪者掩盖了。只有粗心人不加考辨才会相信这就是个四卷本,齐治平、钟夏《〈桂胜〉〈桂故〉校点》将《古学汇刊》本作明本看待,也许就是如此被骗。

说其是同治间的本子,我们发现其中有大段为避清讳改写的文字,如《宝积山》卷的“漓山人曰”条有“北虏深入,远窥南徼,自天地剖判所未有之事,其变非常,存以诏来,毋忽远忧焉”,《古学汇刊》本讳“虏”字,改为“按其文义,虽一时夸诞之词,而尔日文武宾佐姓名斑斑岩石,亦后来考据资也”。关键是其间为避乾隆讳将“萬曆”写作“萬厯”;避道光讳将“旻寧”写作“旻甯”,将“青旻”写作“青冥”;我们从中发现最晚的避讳字是避同治帝名,将“淳”写作“淳”等。

至此我们可以说《古学汇刊》本“明人手书原本”之说完全是欺世盗名,而宋楼本才是今仅存的作者手书原本。

此定稿本的发现极有价值 and 意义,从版本学上讲,存世的定稿本所见已经寥寥无几,从文物的角度说,能一见明代定稿本,其珍稀已自可想见。我们此处仅说此本的文献学价值。

一、据前引“桂胜凡例五条”,可知张鸣凤编撰《桂胜》用意。如凡例一、二、三讲《桂胜》选文的地域范围;凡例四讲《桂胜》选文的文体范围;凡例五讲《桂胜》选文的时间范围。这是了解一部书和作者用意的关键文献。

二、可补传本之缺。此前所见流传之明本、清本无论刊或抄本皆是残本,将所有的本子取长续短也难见全貌,而此本首尾俱在,于它本多有可补。除前引“桂胜凡例五条”外,如第一卷“独秀山”条多“上出云表,下渐清池,最为诸山丽观焉”句十四字。第六卷《七星山》条多罗大经《从赵季仁游洞作》“……青瑶房。方隘疑永巷,峨敞如华堂。玉桥巧横溪,琼户正当窗。仙佛肖彷彿,钟鼓铿击撞。岌岌左顾龟,狺狺欲吠厖。丹灶俨亡恙,芝田藹生香。转噫千怪聚,绚烂五色彰。更无一尘涴,但觉六月凉。玲珑穿数路,屈曲通三湘。神鬼妙剗刻,乾坤真混茫。人如深夜暗,出乃曦日光。隔世疑恍惚,异境难揣量。”尹穉《仙李岩铭并序》:“仙李岩即玄元栖霞洞也,唐祖老氏尊以玄元之号,而所在祠之。今洞额镌刻篆字,奇古不磨。又有老君像在焉。意其自唐始邪?建炎己酉八月,故相李公书栖霞洞名刻于洞门之外。后六年,经略安抚使李弥大与宾从

游,爱其雄俊隆杰,咸请易名,乃曰:‘昔唐郑冠卿遇日华、月华君于此,具有仙迹。且聘吾祖也,故相国亦其苗裔,而予又爱赏于此,宜以仙李名之。’鲁郡尹穉闻而铭之,铭曰:七星骈罗俯滴水,腹藏空明纳……。”第六卷《弹丸山》《题名》多“十日,赵作肃再同妹婿樵阳李昭嗣述祖、外甥李浩中直、李涛清叔,及亲戚朱黼明卿、旧同官周信诚甫徜徉数刻而归”。

三、可见今传本之误。今流行本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齐治平与钟夏校点的《桂胜》《桂故》合行本;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李文俊注《桂故》单行本。李文俊注《桂故》系据《四库全书》本而出,是清本,自与明本不同,不论。齐治平与钟夏校点的《桂胜》《桂故》合行本据称是将“明抄”《古学汇刊》本为底本,校以明万历两个残本,且称“以复张氏原书之旧”^①,颇能迷惑不知真相的读者,其害最剧。如上云第六卷诸本所缺文字在所有刊本中皆然,《四库全书》本或明确标出“阙”字相示,但齐治平与钟夏校点本既无原文也不曾标明阙,让读者误以为原本如此,留下错误印象。再者,流行本多据清本,用避讳字,此本出也可见其误。

四、与今两个残存万历刊本合行,可得《桂胜》《桂故》完璧。对于定稿本而言,由于完成在前,未能录入刊本中的一些内容,如刘继文、蔡汝贤二序,还有上述所引持续考出的两个小问题,是不足。对于残存的万历刊本而言,合行还不得一全本,是遗憾。今将三本合校,我们便可向学界提供完整的《桂胜》和《桂故》。

至于两书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意义,四库馆臣之说已明:“《桂胜》以山水标目,各引证诸书,叙述于前,即以历代诗文附本条下,而于石刻题名之类,搜采尤详。又随事附以考证,多所订正。……《桂故》分郡国、官名、先政、先献、游寓、杂志六门。郡国考历代沿革,详列史志,辨今之桂林非古之桂林。官名则胪举历代之制,盖疆域明,则先献有所断限;职制明,则先政有所徵验,乃不至如他志书,人物名宦,附会牵合,故以冠于首也。其先政、先献人各为传,大抵镕铸旧文,剪裁蔓语,务取其有关是土,而不滥涉其生平。又多采金石之文,不尽取诸史籍,故其词简而不支,博而有据。其游寓、杂志,亦多据题名。碑碣姓名,年月历历可稽。”^②今日看来,《桂胜》《桂故》保留了大量唐、宋人若李渤、范成大、张孝祥、张栻等人的题咏,其中多有佚篇,确实可以说是一部研究唐、宋文学甚至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典籍,是一部别具价值的典籍。

附记:该文成稿过程中闫春正在东京经历9级大地震与核辐射的考验,能够静心从事研究工作,与我共成此文,值得纪念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杜海军,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;闫春,山西师范大学戏曲研究所

^①张鸣凤著,齐治平、钟夏校点:《桂胜》《桂故》,广西人民出版社,1988年,第4页。

^②永瑤等撰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七十,第618页。